

CARLOS GOMES BESSA • 卡洛斯 · 高美士 · 貝薩

MACAU
A sua Excelência
IMPLANTAÇÃO
Para Sua Excelência o Governador José
DA REPÚBLICA
Carlos da Maia
NA CHINA *Macao*
澳門與共和體制
在中國的建立

Uma Carta de

Sun Yat-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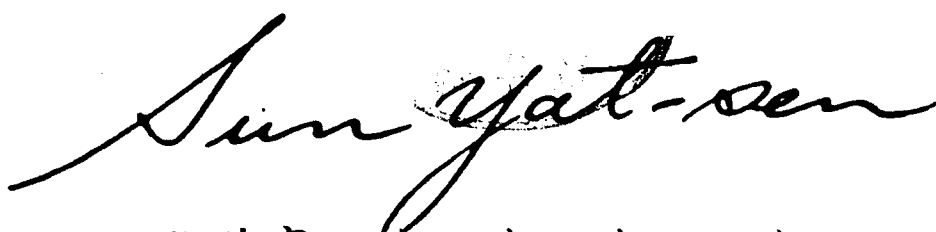
para o Governador
José Carlos da Maia

孫逸仙致若塞 · 卡洛斯 · 米那總督
的一封信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

澳門 與共和體制在 中國 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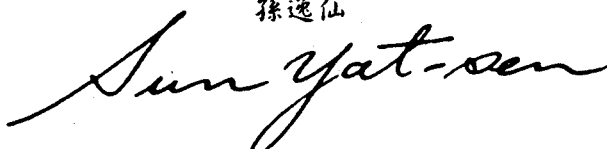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Sun Yat-sen".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the first name "Sun" and the last name "Yat-sen"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致若塞·卡洛斯·米那總督
的一封信

澳門基金會
一九九九年

澳門 與共和體制在 中國 的建立

孫逸仙

A stylized, cursive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Sun Yat-sen in black ink.

致若塞·卡洛斯·米那總督
的一封信

書名

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
孫逸仙致若澤·卡洛斯·米那總督的一封信

作者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

出版

澳門基金會

編輯

官龍耀

平面設計

Victor Hugo Design

翻譯

崔維孝，黃徽現，陳裕富，談霏，莫秀妍，張翠薇

印刷

澳門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Tiragem 數量

1 000 本

澳門，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ISBN

972-658-142-7

大師、伙伴及朋友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

(Carlos Gomes Bessa)

澳門，優越的庇護港口，基於其獨特地位，過去經常是避難所、中立的堡壘及自由之地，不去探究本世紀初革命、二次大戰及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時期，我們足以憑以下的中國歷史上三位永垂不朽的人物證明這事實，這三個人物分別是，湯顯祖，“中國的莎士比亞”從“賈梅士洞”中獲得啟發，當時澳門在賈梅士生命中不安危難時收留了他；鄭觀應，中國偉大改革理論家，孫逸仙及毛澤東所提及的大師；及“國父”孫逸仙，長時期衰落的中國的偉大解放之始創者，長時期衰落是由於腐敗的滿清皇朝及西方列強武力佔領所引起的。

在澳門，鄭觀應辦報及創立的約十二所學校因應了中國的現代化及解放而開拓新一代的意識。有時，青年學士孫逸仙向他請教，以推動革命思想及在廣東省進行革命活動的孫逸仙在澳門遇上了理想的園地。

在此情形下，澳門政府的姿態亦是一種模範，在對改革力量的暗中援助與當局總是對在北京所設立的權力的高度尊重中作平衡。

澳門的長壽事實上是一個外交“奇蹟”，另一方面，孫逸仙與澳門聯繫更說明了長期不斷的西方文化貢獻，西方文化是通往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

例如，我們看到西醫學的影響。倘西醫學透過澳門進入中國的過程是漫長的話（在十六世紀末，已建立白馬行醫院、仁慈堂及聖保祿學院的藥店，聞名於整個東方），必須肯定的是，在西方接受科學教

育、在鏡湖醫院工作的年青醫生孫逸仙決定性地影響了中國傳統學術性及臨床方法。

西方／中國跨文化深層現象的一些方面仍有待大家去研究，載入澳門貢獻者的名單中，本人提及舊“政體”的推翻、法國革命、重商主義、各種革命哲學主義之風所帶來的西方社會政治的影響，這些影響逐步無可避免地在太平天國暴動（1850－64）中、各種改革運動中，在共和國成立時，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運動及甚至毛澤東的農業共產主義中得到反響。

孫逸仙可謂是融匯了這些特點的人物，因此，其特質及工作在當時及華南歷史上獲得澳門的最高評價。不容爭論地又是一個澳門差異可以反映的例子，作為中國大陸地域影響論的演變及渴望的有用因素。

因此，不要感到驚奇的是第一個中國現代偉大政治人物一直是歷史學家卡洛斯·高美士·貝薩的研究對象，他對澳門歷史的情況感到好奇，表現出他是一位多年來仔細研究專注於所記載的一切的文件。

不得不指出這本小作品在對葡萄牙在東方存在的歷史專題的研究與出版活躍時期面世。在不考慮人們的意願下，澳門存在著“歷史因素”，澳門作為一個歷史實體，從未如此活躍。

當為卡洛斯·高美士·貝薩這部作品寫序言時，昔日本人有幸在生活的歷程中遇到的受到尊敬的教育家不期然湧到腦海中。

相信我們一代的人類在青年正值盛年時期共同所懷有的，生生不息希望是：能有一天向真誠的大師表達欽佩之意，大師們幫我們去開拓道路及永遠塑造我們的精神，有意陪伴著我們的命運，然而各人要各奔前程。那些在道德上值得敬仰的偉大人物已因時代變更的危機及現代社會的高速發展而漸漸不受重視，在現代社會中對優先與重要的分野已顯得本末倒置。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上校就是大師中的模範，我們要以堅定不移的決心去保持及肯定在整體意義上我們所堅持的價值。

在此向我們揭露其豐富的人生的一面是難能可貴及合適的，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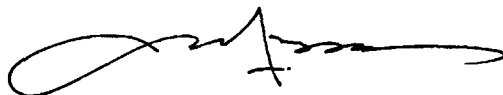
本、小冊子、散文（報章上）等不計其數的出版物上經常反映出其對歷史堅韌不拔的研究。

除了一些肯定葡國精神的正面事實外，卡洛斯·高美士·貝薩上校還不是偶然地在其作品中突出歷史事實。這亦都表明了作者出生於高尚軍人家族，並深諳軍隊資訊中的燦爛歷史文化。其無數的歷史編纂作品中另類體現觸動公眾的是最真誠的愛國主義。

但願澳門在又一個多個世紀歷史的交匯中能繼續獲得重視及堅持有素質的工作。

澳門政府

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務政務司



黎祖智

一九九九年二月於澳門

前言

經歷了四個半世紀後，葡萄牙政府即將結束在澳門的統治。

詩人費雷拉 (José do Santo Ferreira) 這樣描寫即將到來的這一天：“黯淡而寒冷的日子，心也為之冰凍，就好象沒有朗月和星辰的夜晚，聽不見鳥兒的歌聲也看不見蝶兒翩翩”，他表達了許多人都會有的疑惑和焦慮。

但是，中國向世界宣告澳門將會自治且保持澳門特色，已經葡國化的特色。在將來，當葡萄牙的語言文化在澳門處於一種暫停的情況下，變化是毫無疑問的，而這點也為里斯本科學院，葡國語言文化的守護神，提出了未來的課題。在此，我要向院長馬丁斯教授 (Pina Martins) 表示感謝。

中國的歷史學家霍啟昌認為，要讓全世界相信澳門和香港將會作為特別行政區正常地運作，中國面臨著艱巨的任務，他指出研究澳門過去的歷史是非常重要的，了解和分析過去成功的原因，可以幫助建立未來的政綱。

我也有同感，所以選擇研究這一課題。當我在做研究的時候，我盡量不忘記列古 (Pe. Silva Rego) 於 1946 年寫的“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書中坦率的意見，那本書十分精彩，且直到今天，仍十分有價值，他認為這一段歷史，是葡萄牙海外歷史中最艱難和最冷門的一段，因為涉及到兩種文化和兩個世界的交融，其中當然會有磨擦的地方，所以必須細心琢磨其矛盾之處，和諧兩種不同文化對生命的理解。

因此，這一研究超越了國籍，我不僅要比較葡國和中國兩國的文件資料，還要參考各方面包括亞洲、歐洲、美洲等地有關的文獻。在編寫此書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事實。當然，在編寫過程中，我亦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收穫。

弗朗西斯科·米那先生為我提供了他父親，前澳門總督收到的由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孫逸仙先生發給他的一封信，而這促使我查找了許多相關的資料，我認為這封信對研究歷史和政治都具有極大貢獻。在此，我向他致以無盡感激，並向他的父親致意，作為前澳門總督，他工作十分出色，且在工作中，達成了他的某個理想，一如該書後附的文件十一中指出，“無論在思想和行為上都達到某種和諧，某種融合，是那些對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祖國的財富都非常重視的人才會達到的”。

我還要向澳門政府致意，並感謝澳門總督韋奇立將軍閣下，感謝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務政務司黎祖智閣下，辦公室主任亞馬留先生，有賴上述諸位的大力支持，該書才得以出版。

此外，我還要再次感激里斯本科學學院的馬丁斯院長，同樣是在他的支持下，我的研究才得以繼續，因為這一研究工作是在那裡開始的，在此，我謹再次表達我無盡的感激。

另外，我還要感謝澳門基金會，以及盧德奇博士、貝阿德麗斯女士 (Dra. Beatriz Basto da Silva)，薛尼路博士，感謝他們為我提供的幫助；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孫逸仙先生的生平，是不久前才由三名中國的歷史學家以三種文字寫的，他們分別是鄭蕾、盛雲華和霍啟昌(譯音)，而其題目 *澳門：孫逸仙走向世界的門戶和階梯* 與我先前為本文的選題不謀而合；Dra. Beatriz Basto da Silva 贈送與我即將出版的 *澳門二十世紀編年史* 一書，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在這十五年來，在澳門政府的大力推動和支持下，無論政府，還是個人，在研究和出書方面是不遺余力的，取得的成果也是值得稱讚和肯定的。

我要感謝前任澳門教育司司長席爾瓦先生 (Dr. Manuel Coelho da Silva)，為我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和幫助。

我要感謝外交學院及其院長，納維加大使 (Luís Navega)，以及外事部外交史檔案館及其館長伊莎貝女士 (Dra. Isabel Fevereiro)，他們為我提供了許多便利，也為這本書提供了許多文史資料，從而使內容更加豐富有趣；最主要是，此書敘述了在我國的外交檔案中，中國和澳門的這一段歷史的真實經過。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

1916年11月，孫逸仙在上海；也就是本文的主題，孫逸仙致信澳門總督米那的那一年。





孫逸仙於 1866 年 1 月 12 日出生於距離澳門 37 公里的翠亨村。當時統治中國的是滿清政府，但漢人，也就是中國最大的民族認為滿族人這樣做是侵略。

在中國人眼中，土地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土地，不僅能安居樂業，還能從中獲得財富。而朝廷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護土地，防止落入外人手中。但到了十九世紀，這一傳統仿佛被遺忘了，外國列強入侵中國，瓜分其土地和財富，中國遭受了巨大的凌辱，並且丟盡了臉。

滿清王朝就象一座要即將坍塌的樓房，然而，無能的政府面對中國所受的壓迫，束手無策。

1850 年，爆發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太平：象征安定平安）。起義由傳奇人物洪秀全領導，志在推翻滿清政府，進行社會改革。但起義組織不明確，所以，盡管前後持續了將近十五年，最終以農民起義軍的失敗告終。人民的血流成了海，然而，在帝國列強的慫恿下，清政府對反抗的起義軍進行搜捕和迫害，社會一片動盪。

當時，孫逸仙的父母流亡到了澳門，在那兒做裁縫，他的父親在一間鞋鋪裡工作，以在亂世中謀求生存。

“苦力的孩子仍是苦力”。因此，很多年來，孫逸仙一直過著貧困和艱難的生活。每天只是吃些番薯和海魚。他喜歡聽他的姨母和村裡的老人家們講關於鴉片戰爭的故事。他熱切地渴望推翻滿清政府，驅逐外國侵略者。

孫逸仙從小渴望成為洪秀全第二。

他常常和伙伴們登上錦屏山，玩打仗的遊戲，誓要打倒無能的暴君。

有一位孫的生平作家說有兩件看起來無足輕重的小事，卻對孫逸仙的一生有著決定性影響。其中一件是，孫的哥哥早年去了檀香山，在那裡做生意並發了財，他來信描繪當地的生活一如天堂，這使孫逸仙幼小的心靈開始渴望去檀島生活。

另一件是，某天，一隊美國的傳教士在村庄附近駐下來，旨在傳播基督教。團長認識孫逸仙的父親，他提出要教導他的孩子，除了學習宗教，還有英語和其他知識。傳教士到世界各地的目的都一樣，他們在中國傳教，其實是充當美國和其他列強欲侵略中國和擴張他們勢力的工具。

1879年，孫的兄長孫眉突然回國，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從村裡雇用一批工人隨他去檀島工作。最後，他選中他的兄弟，因為他懂英文和算術。孫逸仙去檀島時帶了教會的一封推薦信，這使他可以繼續在檀島的教會處學習。

孫逸仙的生平作家評說，這兩件事看似小事，但影響極大，以致決定了中國的政治命運，甚至整個人類歷史。

孫逸仙於是隨母親又去了澳門，之前他曾經到過澳門，但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取道坐船前往檀島，因此澳門成了他前往西方的門戶。旅途上的一切令他眼花撩亂，船上的蒸汽機，大海的波瀾壯闊，令他大開眼界，正如他後來自己描述的。

在檀島以及後來在香港，孫逸仙的學習成績都非常優秀。1884年11月，他回到翠亨村，娶盧慕貞女士為妻，孫逸仙的原配在澳門居住了很長時間，然後，在那裡去世。

1883年，在翠亨村的一場宗教儀式上，他和朋友陸皓東走上神壇，推倒了一座神像，以證明神像並沒有受到任何超能力的保護。這引起軒然大波，村裡的一位老人家出來平息了大家的騷動，老人家說，他們這樣做並不能證明甚麼，因為推翻並不代表建立，他們的行為也沒能帶給人們力量和幸福。